我与叙事诗

罗沙著（增订本）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与叙事诗

罗沙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叙事诗

罗沙著．—2 版．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2

ISBN 7-5360-1706-5

Ⅰ．我…　Ⅱ．罗…　Ⅲ．叙事诗—文学理论　Ⅳ．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018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技术编辑：赵　琪

封面设计：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5.625　1 插页
字　数	100，000 字
版　次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2 版　200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1706-5/I・1507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耕耘在叙事诗园地…… 杨光治(1)
——原版序
谈罗沙叙事诗理论及创作…… 张承良(4)
——增订本序
追求与苦恼 …… (12)
我与叙事诗 …… (20)
重视叙事诗的创作 …… (26)
——致《诗探索》
关于叙事诗的通信 …… (29)
——致《诗刊》荻帆、燕祥
我对叙事诗的看法 …… (33)
——致范方
附：开拓叙事诗的思维空间…… 范　方(36)
关于叙事诗复孙绍振 …… (42)
附：与罗沙谈叙事诗…… 孙绍振(49)
“四有”“三难”及其他 …… (58)
——读《长恨歌》谈叙事诗

“四有”“三难”提出的前前后后 …… (68)
失落的爱　残缺的美 …… (71)
——《长恨歌》的艺术魅力
《琵琶行》是一首中国特色的叙事诗 …… (81)
叙事诗是一种两栖却独立的文学样式 …… (90)
《琵琶行》的模糊美与人性美 …… (98)
人情、人性的呼声 …… (103)
短得恰当　长得适宜…… (107)
——《行宫》与《连昌宫词》对读
同中求异…… (112)
——读《俄罗斯妇女》札记
对叙事诗的思考…… (115)
——读《松江浪》致韩笑
一支爱国主义的颂歌…… (119)
——读郭光豹的《望乡风》
写实　叙事　批评…… (123)
——喜读纪弦的《顽童与老人》
附：父亲，从田里上来…… （美）惠特曼(126)
“熄灭了，熄灭了——”…… （美）弗罗斯特(129)
寓意·暗示·多义…… (131)
没有史诗不能强求，不必自卑 …… (133)
短的秘密…… (136)
附：更多的给予 …… (138)
王的审判 …… (139)
——拉其斯坦
扣人心弦的情节…… (140)
附：强盗 …… (14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简笔繁笔都要精…… (147)
残缺的遗憾…… (150)
诗人要走自己的道路…… (152)
——在“中国新诗走向讨论会”的发言
附录(一):对罗沙叙事诗评价文章目录(1979.12—1995.9) … (157)
附录(二):诗坛上的拾遗补阙者 …… 司徒杰(162)
——罗沙小传
后记…… (170)
增订本小记…… (172)

耕耘在叙事诗园地

——原版序

杨光治

1988年，我在一篇评述罗沙先生的诗歌创作生活的文章——《缪斯的执著追求者》中，引用一段流行于广东诗坛的“笑话”开头：“罗沙在文学创作中大搞‘三突出’，他在文学中突出诗，在诗中突出叙事诗，在叙事诗中突出小叙事诗。”

虽是“笑话”，却反映了罗沙的创作实际。他没有提出异议，可以说是默然接受。

众所周知，叙事诗乃诗园之一大宗，自古以来，优秀作品很多。在西方，荷马的《伊利亚特》、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等等，超越时空，光照诗坛；在我国，民歌《木兰辞》及《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及《琵琶行》、艾青的《吹号者》及《火把》、冯至的《蚕马》及《帷幔》、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也是价值很高的名篇。叙事诗这一诗种，谁也否定不了。

遗憾的是，近年来它的光景大不如昔。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少了。

而作者减少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作品发表

难，就算是小叙事诗，其篇幅也比一般抒情诗长，动辄数十行、上百行。这一来，综合性的文学报刊难以提供版面，专业诗歌报刊也难以接受。二是创作难度大，得解决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剪裁与提炼、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与抒情的关系等等一连串问题。更加上这些年，这种诗体横遭冷贬——有人说“诗不能叙事”，实际上是否定叙事诗的存在；有人断言“叙事诗将被淘汰”，预告它将灭亡，动摇了一些作者的信心……因此，很多叙事诗人改弦易辙，不少年轻一代的作者不愿问津。

作者少自然作品少。于是乎，这几年叙事诗坛散发着“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柳永：《八声甘州》）的凄凉。

罗沙却依然故我。发表难，他知难而上；创作难，他刻苦探索；那阵阵使人心寒的冷贬，也不能使他的热情冷却。缪斯不负苦心人，新时期以来，他先后出版了小叙事诗集《海峡情思》、《东方女性》（及增订本）、《叙事诗十首》。其中，《东方女性》在 1984 年 10 月初版时即印行了五万余册，这一令人羡慕的数字不但是对罗沙本人的慰安，也是这种诗体还具有生命力的明证。

更令人可喜的是，他在积极地从事创作的同时，还以同样认真严肃的态度撰写了一批有关叙事诗的文章。

这些文章，有对自己创作甘苦的反映，有对这种诗体的出路与前途的论述，有对创作基本规律的探讨，有对别人作品的评论，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虔诚的心。

围绕着中国古典名篇《长恨歌》和《琵琶行》而写的几篇论文特别值得注意。罗沙对这两首经典作品十分欣赏，既有所感也有所悟，作了认真的研究。他不是就诗论诗，而是通过这两个名篇的本体或从它们出发，来谈论有关叙事诗的创作与欣赏的问题。窃以为，其中以《〈琵琶行〉是一首中国特色的叙

事诗》一文最具学术价值。在文中，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叙事诗”的概念，并概括出“情事结合”、“情浓事精”、“形神兼备”、“意境交融”等“中国特色”。这些观点不一定完全科学，但具有启人思考的作用。这篇文章无疑是他对叙事诗研究的一大突破，其他几篇谈论诗歌的文章，也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我与罗沙共事多年，他对缪斯孜孜不倦追求的精神，使我感动。如今他已年逾花甲，但诗心未老，愿他在叙事诗的创作与理论探讨方面继续取得成绩。前几天，他将这本理论集的稿子拿给我看，并说：“如有兴趣，请写篇序言，以留作共事多年的纪念吧！”为此，我欣然命笔。是为序。

1992.9.26. 于广州天河

谈罗沙叙事诗理论及创作

——增订本序

张承良

70年前，茅盾在其《叙事诗的前途》中说到当时新诗创作出现的“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的“新的倾向”时，曾满怀信心地写道，叙事诗的成就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上，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是“新诗人们和现实密切拥抱之必然的结果”。①

但是，时间进入当代，叙事诗的创作和研究都显得格外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的当代叙事诗创作及相应的研究，基本上是处于衰退的状态中的。回顾整个80年代的诗歌，变革似乎是一个关键词。从最初的朦胧诗潮到后来的试验诗（有人称第三代诗），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诗歌的形式表现所倾注的巨大热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叙事诗表现问题的讨论也在《诗刊》、《诗探索》、《海韵》等诗歌刊物上被提出来。但即便在当时的氛围中，关于叙事诗的讨论也总显出一些曲高

---

① 茅盾《叙事诗的前途》，杨匡汉等编《中国现代诗论》（上）花城出版社1987.12，P315。

和寡的寂寞。90 年代以来，诗歌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如有些评论所指出的，在于与传统的进一步决裂，如果说 80 年代的诗歌对传统的反叛主要是在语言试验的层面上展开的话，那么 9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对于传统的反叛，则是抛弃宏大叙事，更多的落实到对个体身体相关的感觉（而非更高的认识层面）的关注上。时间进入 21 世纪，在诗歌越发变得边缘化的情况下，一群不甘心诗歌没落的激情诗人，在诗歌的寂寞中发起了种种革新的行动。特别是在网络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有一批诗人开始通过创建诗歌网站来阐释诗学观点，聚拢写作人群。据有关统计，目前专门的诗歌网站已经超过了 250 个。

出于对身体感觉表现的必要，90 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普遍的更加注重叙述。并有人重新提出了新叙事诗的概念。不过，从具体的创作看来，在诗歌表达身体感觉的叙事表象下，被表达的身体感觉有越来越粗鄙化的倾向，与此相应的，则是诗歌语言的伪叙事化。正如郑敏在谈到新诗的传统问题时所指出的，最近一些年来，有人忽然觉得写抒情诗落后，于是兴起了写叙事诗的热潮，而事实上，他们的叙事诗只不过是把平庸的生活琐事啰啰嗦嗦写下来，多半是讲些城市生活的琐琐碎碎的事情，这事实上是对叙事诗的庸俗化理解。①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重提诗歌的抒情与叙事的问题，并进一步辩明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分野，对于当下的诗歌创作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

罗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致力于叙事诗并获得相当反响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作为花城出版社诗歌编辑室的主任，

---

① 《郑敏访问记》：www. lingshidao. com/shilun/xinshi。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一直对当时的诗歌界保持着前沿的接触。这也成就了他在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的收获。罗沙不算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但他在80—90年代的中国诗坛却有其特别的位置，这主要表现其在叙事诗的创作和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就创作方面而言，罗沙对于叙事诗的“亲密接触”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早在60年代就连续发表了《三个侦察兵》、《跟敌人算总账》、《柯大妈找恩人》等篇章。1979年他的第一部叙事诗集《海峡情思》出版，受到了诗歌界热情的瞩目，谢冕在《诗刊》发表评论，赞赏“罗沙是一位对叙事诗锲而不舍的探求者”，认为罗沙所说的叙事诗创作的“三难”确是深谙其中甘苦者言，而罗沙的《海峡情思》则确“系佳篇”。[①] 章明和岑桑也分别在《人民日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评价文章，介绍罗沙叙事诗的收获。其中的《海峡情诗》还被作为叙事诗全文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诗集）》；后来他在80年代初创作的另一首《新来的将军》则被作为叙事诗全文收入1981年的《中国文学作品年编》。在叙事诗创作不景气的时代，罗沙以实际的创作行动，证明了其叙事诗所达到的高度。

从此，罗沙集中所有的业余时间，埋头于叙事诗的创作及理论思考。四年之后（1984年），他的第二部叙事诗集《东方女性》出版问世，更加引起了诗坛关注，吸引了更多的读者。该诗集第一版印数4.5万余册，很快就销售一空；三年之后（1987年）再版（增订本）印数1.5万多册（其中平装本14600册，精装本760册），也是迅速告罄。在当时不景气的诗坛尤其是叙事诗被冷落的背景下，诗集的一版再版，印数突

① 谢冕《南疆吹来的风——〈南方诗丛〉简评》，《诗刊》1980.6。

破6万之多，的确是一个奇迹。张永枚先后在《广东文艺界》、《作品》以“管窥”“片议”为题，从人物、结构及语言等方面评述其创新[①]；洪三泰则连续在《诗歌报》、《文艺新世纪》上发表文章，由罗沙叙事诗的创作而论及叙事诗的前途问题，认为诗是可以叙事的，而叙事诗也决不会被淘汰[②]；李元洛在《诗探索》以“情采芬芳，别开一枝”为题，肯定罗沙小叙事诗在汲取古典和民间叙事诗营养基础上创新而形成的自己的风格[③]。上海的余之、南昌的陈良运，分别撰文在当地电台广播，评介《东方女性》以真挚的情怀，写朴实的诗篇，是叙事诗领域的新探索。

1991年，罗沙结集出版了第三部叙事诗集《叙事诗10首》。当时已经退休的《诗刊》主编邹荻帆在《华夏诗报》点评罗沙诗集，对罗沙的“有人有事有情有景”主张予以首肯[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岳洪治先后在《文艺报》、《岭南文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罗沙和他的叙事诗“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⑤]。

罗沙对于叙事诗的创作，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当时的广东诗歌界，流传着一个关于罗沙“三突出”的幽默：罗沙在文学创作中大搞“三突出”，即在文学中突出诗，在诗中

---

① 黄树《小叙事诗管窥——罗沙诗作读后》，《广东文艺界》1984年第2期；《小叙事诗片议——罗沙诗作读后》，《作品》1984.9。

② 洪三泰《他在叙事诗的路上长征——罗沙〈东方女性〉印象》，《诗歌报》1985.11.6；《为小叙事诗园圃浇灌心血——罗沙印象》，《文艺新世纪》1985年4、5合期。

③ 李元洛《情采芬芳　别开一枝——谈罗沙的小叙事诗创作》，《诗探索》1982年第3期。

④ 邹荻帆《谈“有人有事有情有景”》，《华夏诗报》1987年总第21期。

⑤ 岳洪治《读罗沙的叙事诗》，《文艺报》1988.9.10。

突出叙事诗，在叙事诗中突出小叙事诗。事实确实如此，罗沙自觉选择叙事诗这一文学样式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目标，而且几十年一贯地坚持着。90年代中期以来，罗沙转入抒情小诗的创作，从已经出版的抒情诗集《紫丁香》、《旅美小诗》和最近的《白云青山》来看，可以发现其间与以往的叙事诗一脉相承的风格，即善于在细节的再现中追求叙事的娓娓动人，在精微的叙事中展开抒情，形成了其抒情小诗的独特风格。2002年，香港银河出版社“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短诗精选系列”还专门出版《罗沙短诗选》，或许可以视为一个例证。

罗沙对于叙事诗的执著，不仅仅体现在其默默耕耘创作叙事诗上，还表现在他的大力为叙事诗繁荣的鼓与呼上。他以自己诗人和诗歌编辑的身份，以编诗集子、刊物、创作随笔等方式，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鼓吹叙事诗的创作，并将自己在创作中所思考的理论问题形成文字，于1994年结集出版，这就是体现其叙事诗理论成就的《我与叙事诗》。今天来做罗沙叙事诗理论的这样一个增订本，一方面的目的在于旧事重提，重温老诗人在叙事诗创作上的坚守和收获，另一方面则意在回应本文开头提出的话题，重提叙事诗中的抒情与叙事问题。在罗沙的叙事诗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诗歌（叙事诗）中的抒情和叙事的问题。罗沙曾经提出叙事诗的“四有”“三难”的命题，即优秀的叙事诗，应该“有人、有事、有景、有情”，在创作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取材难、抒情难、成诗难”。针对此理论主张，谢冕、邹荻帆、李元洛、张永枚、岳洪治、杨光治等都有相关的呼应。叙事诗，作为叙事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一种透过事件的再现指向生存本质性感悟的文学形式。就表现形式而言，写作叙事诗无异于是带着镣铐跳舞。以罗沙的话来说，就是“兼有抒情诗的抒情和小说的叙事

的特殊形式”；“叙事诗的叙事近似小说，又有别于小说，由于它是诗的叙事，那是小说无法代替的”；“叙事诗的抒情近似抒情诗，又不同于抒情诗，由于它是叙事的诗，是抒情诗不能取代的。……在纷繁复杂的生活面前，往往需要叙事诗来发挥它‘叙事的诗’的独特功能——在抒情中通过叙事，来加深抒情；在叙事中用抒情，来推进叙事”①。他将叙事诗按照叙事和抒情所占的分量分为报告叙事诗和抒情叙事诗，并指出，“不论是侧重客观叙事的报告叙事诗，还是侧重主观抒情的抒情叙事诗，它们都是借助叙事情节来传达情感，以抒情成分来统帅事件，既具有现实生活的客体性，又具有情感世界的主体性，是由叙事情节、抒情成分两个因素，孕育了它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两种品格”②。叙事和抒情的交织，使得叙事诗的创作其表现出特殊的“难处”，用罗沙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三难”：

> 一是难于找到适合写叙事诗的故事。故事太繁了，难于出诗；故事太简了，难于立人。
>
> 二是难于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往往是叙事时忘记抒情，显得太实而干巴；抒情时离开事实，显得太虚而空泛。
>
> 三是难于写出真正是诗的叙事诗。有事无诗，像是失败的小说；有诗无事，似是蹩脚的散文。③

---

① 罗沙《关于叙事诗的通信——致〈诗刊〉获帆、燕祥》，见《我与叙事诗》。

② 罗沙《叙事诗是一种两栖却独立的文学样式》，见《我与叙事诗》。

③ 罗沙《〈海峡情思〉后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12。

如果说罗沙对于叙事诗的辨析仅仅限于这种纯粹理论上的“廓清”，那其意义还是相当有限的，更重要的是他还通过经典作品的细致分析和亲身创作，来进一步辨析了叙事诗中叙事与抒情的表现问题。

在其《“四有”“三难”及其他——读〈长恨歌〉谈叙事诗》、《〈琵琶行〉是一首中国特色的叙事诗》等篇中，罗沙以具体的创作来分析他对于叙事诗的理解。在《“四有”“三难”及其他——读〈长恨歌〉谈叙事诗》中，谈到作为叙事诗典范的《长恨歌》，认为诗的成功，首先在选材布局上，以动情为取舍标准，选取“动情的人”、“动情的事”以及情景交融的“动情点”，体现了叙事诗“四有”的内容，非常成功地解决了叙事诗的“取材难”；其次是在叙事和抒情上，以抒情为灵魂，进行写人、叙事、描景，把诗情融化到人物、故事、景物中去，恰到好处地解决了叙事诗的“抒情难”；再就是在意境创造上，取材历史而美于历史，近似传奇而精于传奇，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动人，情景交融，意境和谐，十分出色地解决了“成诗难”。在《〈琵琶行〉是一首中国特色的叙事诗》中，作者以“情事结合：通过叙事进行抒情，通过抒情带动叙事”、“情浓事精：既以情浓动人，又以事精晓人”、“形神兼备：力求人物的神似，不拘泥外表的形似”、“意境交融：在丰富的生活画面，含无限的诗情画意”四个标题统摄全篇，分析丝丝入扣，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于叙事诗的深刻理解。杨光治曾撰文评价，认为罗沙这一篇文章“最具有学术价值”，“是他对叙事诗研究的一大突破”。①

---

① 汤光治《耕耘在叙事诗园地——读〈我与叙事诗〉》，《广州日报》1994.7.1。

罗沙自觉地选择叙事诗，选择叙事诗中“短小的抒情叙事诗”“叙事在抒情中进行”的叙事诗样式，将他对于叙事诗的深刻理解融合在小叙事诗的创作中，在当时的诗坛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力；可以预见的是，罗沙的这种努力，对我们今后的诗歌创作也持续其应有的影响。作为罗沙叙事诗理论增订本的补充，在此也收录当时对于罗沙叙事诗创作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的目录，以及司徒杰的《罗沙小传》，以尽可能的“复原”罗沙叙事诗创作与理论的时代“背景”，使读者和相关的诗歌研究者获得更为全方位的“凭藉”。

2006年9月10日于华南师范大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